

衡哲散文集

下冊

陳衡哲著

第三編

教育與青年問題

對於兒童教育的一個意見

我對於兒童教育的意見，不是從書本或是課室中得來的，乃是完全由經驗中得來的。這些經驗的來源有兩種，其一是自己做兒童時的種種經驗，其二是現在教育自己的兒童時所得到的種種經驗。現在在提出我的意見之前，似乎應該先把這兩種經驗簡述一下。

我自己做兒童及少年時所受的教育，說起來真是一幕悲劇。但此處既是公衆的地方，不便滴淚抹眼的來訴說私人的苦惱，故我也就不願多說。不過即在那個時候，在我的幼稚的思想中，也會發生過這樣的幾個疑問與決心。那疑問之一是，「爲什麼父親要用那打與罵的嚴酷方法來強迫我讀那些古怪字句（爾雅），與那些自漢以來的帝王年

號？爲什麼不讓我像姊姊妹妹一樣，跟着母親去背誦那些音調鏗鏘的詩經與唐詩，那些我心中渴想一讀的『容易書』？爲什麼父親偏要讓我去臨那些呆板與古怪的碑帖，叫做什麼『龍門二十品』的，致使我直到如今，見到了毛筆還討厭？」（現在我很明白，我父親所以教我這樣的讀書與寫字，是有着一個很可佩服的目的的，他確想把我教成一個與姊妹們不同的人才，可惜他的方法完全錯了。）我的又一個疑問，是對於一個不學無術之人所辦的學校而發的，「爲什麼自己智識那麼低，卻偏偏要來辦什麼學校，來哄騙這一羣十四五歲的小孩子，損害了她們身體的健康，摧殘了她們求智的自然欲望？」我的決心之一是，「假使有一天，我也有威權去教人，我一定不教他讀一句他所不願讀的書，我一定不迫他寫一個他所不願寫的字。」

至於我對於小學教育的不滿意，則真是一言難盡，卻也言之可憐。六七年來，每到春秋季始業的時候，我總是手牽着我的孩子們，東校去碰門，西校去商量，希望能把他們安放到一個我認爲可以於他們無損的地方去——無損而已，有益當然更是談何容易——我自己也可以因此得到一點清閑，好去做一點自己要做的工作。但結果是怎樣？我會把他們先後的送進了兩個北平比較有名望的小學去。但是，在人格方面，我所見到的，是校中許多孩子們的買零食，偷小品，和打架吵嘴等的種種惡習慣。我會和學校當局們開誠佈公的討論過這些問題，這自然也不盡是爲我自己一人的孩子們們着想。但結果卻總是一番敷衍，一頓官話，作了收場！在讀書方面，則又是那樣的生吞活剝，那樣鴿籠式的分門別類的授課。比如說吧，我的大孩子的數學做

得不對，但她的教師卻只在她的簿子上加了一條紅槓，一點也不給她解釋錯誤。這樣的累積了幾個月，居然把那孩子對於數學的胃口消滅到無影無蹤。到此，我自然也就不能再叫她去上那樣的糊塗功課了。退學之後，她便在家裏「玩」了兩三年。在這兩三年之中，她在我的指導之下，看了五六種小說，學寫了百十封信，學作了百十篇短文，除了許多常識及人格方面的教育不計外。可是對於數學一項，我不但不令她學習，並且會極力把那些已經裝在她腦中的糊塗賬設法的取了出來。去年夏天，看看她已經快滿十二歲了，我方請了一位教員，給她補起數學來。可喜的是，從前所習的數學，此時在她的腦筋中已經是雲過天青，空無所有。故補過一二十次之後，不但她便很容易的考上了中學，并且半年以來，不會見她對於數學再遇到過什麼困難。我

的述說這個故事，並不是想誇獎自己的女兒——一個十二歲有餘的孩子，按部就班的讀習一點中學的功課，即使樣樣都得到了甲等，也算不得什麼天才——乃是要指出生吞活剝的害處。用這種方法去教兒童，結果是只有把兒童們對於智識的胃口毀敗淨盡，使他們一輩子不願再去和這一種學問見面。這結果不單是等於零，他實是一個負數。教育兒童的效果竟至於成爲一個負數，我們還能說他不是一個很嚴重的情形嗎？

鴿籠式的功課分配，乃是現在全國小學的狀況，當然不能單獨責備那上面所說的兩個小學，但這個問題豈不因此更顯出牠的嚴重性？試拿任何一個小學生的功課表來看一看，我們便差不多要疑心牠是一張佈滿經緯線的地圖。我們對於那功課表上的國語，認爲基本的教

材，對於那些圖畫手工之類的科目，也認爲適合於兒童的心理，以爲應該保留——雖然對於圖畫手工之類，似乎也可以不必那樣的分門別類，只「遊戲」一項便可以包括一切兒童們所喜愛的工作。但我們實在不能明白，爲什麼還要加上什麼三民主義哩，數學哩，社會哩，自然哩，這豈不是把一個發育剛始的嬌嫩小腦，切成了一個大八塊！在一個入世不過五六年的兒童生命上，事事物物都是教育的材料，國語與遊戲不夠包括一切的教材嗎？實際的常識不夠包括一切上天下地的新智識嗎？

以上所舉的，不過是一兩個最顯明的例子，我對於現在小學教育不滿意的地方，還多着哩。但我這篇文字的目的，既重在建議，所以對於這一層，正也不必多說。當然，這種種令人不滿意的現象，也不

盡是小學教員或辦學者之罪，家庭及社會也不能不分負一大部分的責任。不過這又是另一個問題，此處也可以不必細說。此處要說的是，以我們這一羣自承爲教育界的人士，反弄到自己的兒女無校可進，反須自己犧牲了學業與光陰，在家中作一個小學教師，或是另外去請一個人來代替自己，這豈不正應了古詩上所說的，「餅之罄矣，維蠹之恥」的兩句話嗎？

一半是爲了這一點的慚愧與自責心，一半也是因爲深刻的感到現在小學教育的離理想太遠太遠，故我現在謹以上述的兩種經驗爲根據，提出下面的一個意見，希望國內關心兒童教育的教師們與母親們，給我以指教。

說起我的意見來，卻也平凡得很。牠並沒有什麼驚人的計劃，感

是什麼新奇的學說。牠所有的，不過是一點常識，和對於兒童的同情與了解。這意見的第一層，是救救孩子。我們應該先把他們從那些鴿子籠中救出來，從那個生吞活腦髓的魔鬼，叫做什麼「糊裏糊塗」的口中救出來。這是一個消極的起碼工作。第二層是，我們應有一個遠大的眼光，把整個民族的前途，作為兒童教育的前題。在這個前題之下，所有一切功名富貴的企求，家庭戚族的扶持，以及與此相類的各種觀念，都應該把他們驅除淨盡。我們應把每一個兒童，看為一個整個的與獨立的生命，使他們能得到一個身心上平均的與充分的發展。

欲求這個第二層意見的實現，我們卻須先有一個具體的事物，來作為達到這個理想的憑藉。這個事物，我現在姑把牠叫做一個學園。牠應不分年級，但分程度，凡在三歲以上，十三四歲以下的兒童，在

相當條件之下，都可以進內接受身心上的種種訓練。

這個學園與一般小學不同之處，第一是注重兒童身體的強健。中華民族的生活力，現在似乎已到了日落西山的時候了，即使沒有鴉片嗎啡之類的毒品，在那裏吸取這個衰弱民族的稀血。在這樣情形之下，智識的增廣與提高，似乎已成爲一個次要的條件。我們不必說什麼康健的腦子寓在康健的身中一類的話，我們即使承認一個多病或是殘廢的人，有時也能成爲一個詩人或學者，或是一件事業的領袖，那也不過是一個偶然的現象，牠是不足爲例的。我們試把我國社會上的所謂領袖與歐美日本的領袖相比，則將見人家的白髮老翁，仍是生龍活虎般的生活着；而我國的中年人士，卻已是十之七八成爲病魔壓下的降卒。我們看了這個情形，還不憬然覺悟到，身體的康健，乃是兒

童教育的根基嗎？欲求養成兒童身體的康健，一方面自然須注意他們的飲食與起居，使他們有需要的滋養品，以及合乎衛生的環境。一方面又應該給他們以練習勞苦與運動——不是錦標式的運動——的充分機會。至於如何方能達到這類的目標，則因牠是屬於一個子目的問題，只好待到將來再說了。

這個學園與普通小學不同的第二點，是在以整個的人生作為教育的目標。故不但鴿籠式的課程分類，及生吞活剝式的智識注入，在所不取；即專以智識為限的教室功作，也在需要改良之列。而身體上的康健發展雖是一個基礎，牠也不能單獨存在，牠是必須與人格的薰陶及常識的浸潤，相輔相成，同時並進的。欲求這個多方面教育功效的實現，環境是比教訓為有價值，而父母師長們的人格與習慣的潛移默

化，也比教室中的口講指畫爲能對於兒童發生影響。因爲凡是抽象的人格教育，如守秩序，愛清潔，不懈惰，注意力的養成，合作，不自私，及其他類似的基本德性，都不應該單用言語來教授，而應該造出一個優良的環境與榜樣，使兒童們在不知不覺之中，能得到一個高尚優美，而又能腳踏實地的人格薰陶。

上面所說的兩點，都是對於教育一切兒童的共同地方。因爲身體，人格，和常識的培養，及運用腦力的訓練，——一個科學化的腦筋的訓練——都是做人的基本條件。牠是可以不分天質的優劣，而一律施以「困而學之」的工作，以求達到目的的。現在要說的第三點，卻是所謂量材施教的一個目標。牠與上述兩點不同的地方，乃在對於兒童個性的注意。學園對於所有兒童既經施以相當的基本訓練之後，

即須再作進一步的工作。牠須不斷的觀察與研究，以期對於每一個兒童的個性與天才能得到一個深切的認識。我們雖然不想把一個平凡兒童變成天才，但我們也決不能讓一塊天生美玉輕輕的錯過了牠的磨琢的機會。我們的工作，是在這些美玉的發見與彫琢上的。我們須使每一塊玉的特點，能在他成器之後，充分的顯出他的優美與用處。我們固然不能把一個未來的學者，教成一個銀行家的預備人，或是把一個「天醫星」，教成一個「七步成章」的未來詩人。但同時，我們對於每一位未來的銀行家，詩人，學者，醫士，以及各種各類的不同人才，卻須施以充分的而又不同的預備教育，使每一個人將來都能成爲他自己天才所召命的一個有用人物。

總而言之，我們對於這個學園的希望，不在牠的製造許多領袖與

學者，而在牠的訓練無數無數的健全國民。我們希望靠了一個廣大明美的學園，根據着上面所提出的三個原則，能達到我們對於兒童教育的最低目標。使每一個中國的未來主人翁，都能有一副冰雪不凍，飢餓不傷的健全身體；有一份身心調勻，常識充足的做人工具；有一個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的堅貞人格；再有一番科學頭腦的訓練，俾出園之後，可以進一步的去求一點專門的智識，和那謀生的技能。這樣，我們對於兒童的教育，也可以算是盡了一點責任了；對於我們的民族，也可以算是爲他們下過一點好種子了。

附言數則

(一) 不滿人意的教育現狀，當然不以小學爲限，但爲求討論上的方便起見，我們卻不能沒有一個固定的範圍，并且從

教育問題的全體看來，從整個民族的前途看來，從每一個人的生命上看來，我們也不能不把兒童的教育，視為一個最基本的教育問題。

(二)假使我的這個意見，和歐美的教育家所發明的什麼制，有相合的地方，那卻是完全出於偶然。我對於許多教育界的先進名家的學說與制度，當然有相當的欽佩與贊成。但我也常常想，是人為教育而生的呢，還是教育為人而設的？假使是後者——我相信是後者——那麼，我們討論教育的時候；似乎應該從人的一頭開始，而不當從書本學說的一頭開始。這樣，不但能使人做了教育的主體，並且似乎還可以免去許多掉書袋的麻煩，許多入主出奴的門戶之見；雖然我們